

晴窗集

吉欣璋 著

下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013031006

1247.57

2439

V2

吉欣璋
著

瞎 零 人 下

长
石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北航

C1638806

I247.57
2439
V2

九、服阙优游

德坚笑得前仰后合，“论之、论之，今天招供了。”然后双手合十，“罪过、罪过，阿弥陀佛！”——当晚由沙弥相帮，将郑彬的杂物移进方丈院儿的客房，住在乔章隔壁。——乔章摇摇晃晃站起身，还了个头顶到地的大揖，“乔章不才，为弟作伐，请老丈行宾主礼说话。”——大凤盘腿坐在帐子里，粉脸低垂，烛光下居然有几分姿色。——巧儿的脸上飞起红晕，嗔怪地看着乔章，突然抿着嘴侧过脸，“你吃饭，我就……”——终于轮到了巧儿，乔章跟在巧儿后面，随着洋妞儿屁股的摇摆来到过厅。——巧儿的头磕完了，显然知道规矩，仍然跪在蒲团上，仍然两眼微闭、两手合十，等待着诵经声的完结。——“穷家难舍！穷家难舍！”乔章连连摇头叹气。

“初一打春，好不好？”蕙儿问。

“当然好！”乔章搂紧蕙儿说，“春与新年同到，我同老婆共寝。再不怕尤云谁笑，殢雨谁闻。铁锤铁砧乒乓响，正大光明又造人！”

蕙儿笑了，又嗔着脸说：“你就不能要点脸？看这两年，急哩你都不像人了。这行了，巧儿还等着你哩，啥时候圆房，我也实实在在歇两天。”

听了这话，乔章反而松开了蕙儿，叹了口气。

“叹啥气哩？从去年八月说了明话，到现在十六个月了，孝也满了，想请客请请客，不就一块儿睡了。”

乔章说：“你也知道，巧儿的病传染，传给我，传给你，传给孩子，这个家就完了。当初我说将她收房，不过是权宜之计；撵她出去，她咋活！不过一直冷着她也不是办法。这事儿得跟她说清楚，让他知道，不

管如何，我会养她一辈子。——快过年了，明年吧，明年三月幄谋来迎亲，我带着她送亲到孟县，折回来在洛阳看看西医，问个清楚。”

从乔旂过世起算，两周年行大祥礼，隔一个月行禫礼，再过一个月，周年不计闰，满二十七个月，一切恢复正常。今天，是乔章搬回内宅的第一个夜晚，反倒真是索然无味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乔章和蕙儿一同给赵氏请安。赵氏知道会有这一回，早早儿就梳洗了，坐在上房外间儿等待。乔章和蕙儿磕了头，赵氏问：“丑丑呢，还睡着？快去招呼他，别让醒了哭，再冻着。”

蕙儿转回房，乔章踱进巧儿的小屋儿。

巧儿正对着镜子梳妆，脂粉味儿，桂花油味儿，格外浓烈。从镜子里看到乔章进来，嗔怪地说：“少爷没规矩，人家要是没起来哩？算啥！”

“就会矫情，没起来你会开门儿？”

乔章原本要说些正经话，看到镜子里的娇嗔模样儿，一下子心神恍惚。要是巧儿还没起来，乌云堆枕，酥胸半露，该是什么模样儿；揭开绣被，暖香充溢，该是什么味道。他觉得眼球儿向外凸，手想伸过去，揽她入怀。但他还是忍住了，定了定神儿，坐在巧儿的床沿儿上。

“出去吧，爷，人家看见像啥！”巧儿跺着脚说。

“我有正经话，不在这儿说，去客厅说？——咱俩的名份已经定了，圆房怕要拖些日子，你别觉得我冷落你，又要添心事。你是我的人，死了也得挨着我的棺材埋。我就这些话。”

巧儿还是对着镜子，慢慢低下头说：“都随你。”

乔章站起来，从镜子侧面看了看巧儿，料想她也能看得到他，说：“你知道，大祥的时候幄谋也来了，说定明年三月迎亲。送亲我带你去，然后去洛阳看病，能行，就跟你圆房。这也是为了你，免得送了你的小命儿。”最后，俯到巧儿耳边说，“再说话，不准那么酸，酸得我想吞了你！”

巧儿的脸羞得通红，回头瞪着乔章，嘴角儿却透出笑意。乔章狠狠地亲了她一口。

从巧儿那儿出来，乔章心里一直酸酸的。这一口联想到芸香的那一口，他想她，要她，若收在身边，哪会有万种相思。他的眼前又浮现出芸香的脖子，宛如当年车中相对的感觉。还有憨妮儿，还有二姐儿，甚至还有头一个巧儿，几位少女的音容笑貌一一闪过。乔章好想念，好想

死。

光绪三十一年度的新年，是乔章守丧期满的第一个新年，借着一元复始，要彻彻底底涤荡晦气、广收财喜，所以年货准备得特别足，鞭炮买得特别多，满院子春联儿鲜红，全家鞋帽簇新，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。

年初一，乔章先往乔立杰家拜年，给三奶磕了头，说了几句话。然后族长、长辈、兄弟，挨门儿串。从初四开始，往几位姨家走了一遍。几位姨家只有旺子一位表兄，盘桓一天，净是吃喝玩儿乐，没多大意思。他想起了憨妮儿，实在想看一眼，虽然未必看得见，走一趟也算尽心焉耳。

初九那天，乔章备了几样儿礼，带着立金，两匹马，一大早儿就往憨妮儿家走。大概的路径乔章还记得，不过路生，走走看看，天快黑才摸到菩提寺山下。

乔章让立金找了户人家，带着马借宿，自己往山上走。山门还开着，乔章通名报姓，让报给方丈。

德坚迎了出来，见面便上来拉手，大嘴咧着，真能笑出几分弥勒佛的味道：“以后咋称呼好？乔爷、论之、还是表叔？几样儿随你哩意挑，你挑啥，我叫啥。你哩那首诗，春宫画、百喻经、两端行，我算是解出来了。你是咋想哩，骂人也不能骂哩忒不是东西！”

乔章有些吃惊，又是个过耳不忘的，于是笑道：“可记得陈琳骂曹操？这也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”然后附在德坚耳边说，“敢让我在你的经卷里翻翻，保管有春宫画儿！我也敢说，上吃、下吃、前吃、后吃、大吃、小吃，你全吃过。”

德坚笑得前仰后合，“论之、论之，今天招供了。”然后双手合十，“罪过、罪过，阿弥陀佛！”

两人来到方丈坐下来，德坚发下传斋的法谕：“交待厨房，甩果黄花菜，山珍豆腐汤，除了施主点哩这两样儿，再来一大盘儿老僧尝。”

乔章大笑道：“好好，是角色。为了这回马枪，打算了不少天了，今天我算自投罗网。看看你的招数！”

德坚说：“你坏，才把别人想哩跟你一样儿坏。老僧尝是我新弄哩吃食儿，让你尝尝，还不承情。——对了，你是专程过访，还是顺路人情？”

“宜阳县百十里地面，只你一个相好的世外高人，当然是专程拜访。

从你儿出去，还想去给孟年伯拜个年。”

“哈哈，我就知道，你是把我这儿当成了客栈。孟家有个妮儿，听说千娇百媚，你见过吧，想她了？”

乔章不觉两颊发热，故作镇定地用手指敲着桌子：“不怕人家笑话，这也是大和尚说的话。”

斋饭端上来了，什么老僧尝，是一盘儿发糕，上面有些青红丝，肯定是甜的。乔章也饿了，没等让，拈起一块送进嘴里，哎唷，好吃！

德坚看到乔章的表情，得意地说：“不错吧？跟你说，御厨房传出来哩，老佛爷小窝头儿哩材料儿，我做成了发糕，不许众僧尝，只叫老僧尝。”

“那我也是老僧了？”乔章打趣地说。

“你是僧爷、僧祖宗。往孟老爷家走了一趟，只待了半天，那个俏丫头几天茶饭不思，哪个僧有你这本事！”

这话让乔章心头一热，那丫头对自己果然有情。这次真该来，起码让她知道，我也想着她。

德坚接着说：“那个丫头，原本闲话就多，啥事儿都能传出来！去吧，会会她，千万别唱一出儿楼台会！”

乔章发觉自己失态，装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说：“全是乱嚼舌头。这丫头得宠，大家心里不平，编出许多流言蜚语。我见过，不过中人之姿，只是异常聪慧。叫我说，全是你这个花和尚，净操这种心。”

德坚嘻嘻笑起来：“我也痴长五十，啥人没见过。你哩歪诗，你哩聱话，不是成天想那邪事儿，不会死不要脸、出口成章。心里想，就会干，拐弯儿抹角儿哩干，再加上一双吊膀眼，一张淫荡脸，进进退退，一勾就上手。”

乔章觉得自己被扒光了，平日所作所为，竟然都是勾引，虽非本心，却是天性使然，惭愧得无地自容。他瞪大眼睛盯着油汪脸，这不也是大智大慧吗！

这晚客房的烛光一直跳个不停，乔章的心飘上去又沉下来。处处留情，留下的总是无可奈何，除了牵肠挂肚，除了柔肠百转，除了花前月下、雨夜雪窗的淡淡哀愁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

男人要有男人的事业，如今守丧已满，再没有偷闲的理由，下一步将如何走？

去年深秋，英诚来了封信，通报与大妞儿成婚的事。英诚的母亲和

姑妈均于光绪二十九年去世，在日本读书的英诚未能奔丧，返国后，依满俗补官，依汉礼守制，满三年，始与大姐成婚。当时的回信，除了卖弄文字还是卖弄文字，难免轻薄，却没有问计于他，日后宜何去何从。

现在就写信！

乔章的现在就写当然是腹稿：

前书奉答，迄未回音。憎弟鄙俗耶？不暇枉顾耶？置邮舛误耶？登高企足，猜想百端。兹者，弟已释服，耕读固宜疏懒，起居实系鄙贫。草莽寸心，驽骀跬步，仍思一逞。方今新政频颁，旧章屡变，敢图捷径，诚恐迷途；捆载敝衣，张惶歧路，兄弟急难，岂不我怜。吾兄负笈蓬瀛，垂绅枢要，洞明世事，稔察先机，兄之率尔一言，迷津宝筏也。敢请代为筹划，觅一稳妥，弟百拜乞赐，翘首以待。

主要内容，无非这么几句，又想了一遍，在心中逐字推敲，渐渐迷糊过去。

这一夜睡得很沉，早上起来，胡乱吃了几口饭，请德坚派了个带路的，去往孟拂尘家。

崎岖的山路来去走过两遭，但再走还是生的，似乎全无印象。

乔章问立金：“这路你走一回，能不能自己摸回去？”

“咋？你要住下，叫我自己回去！”

“你是真磨牙！你要认得，咱们回去就不用麻烦人家了！”

立金笑道：“我要跟你一样，笨哩不认路儿，还咋混饭哩！——不过你看看天，要是真住下，一下雪，可就封山了！”

这一路上，乔章极力辨别方向，记忆路径，没注意天气的变化，一抬头，果然彤云低垂，伴着头顶纵横的枯枝，雪意甚浓。乔章心里暗暗高兴，下雪就好了，人不留天留，最好一个月下不了山，看着憨妮儿那双眼，饿死冻死也情愿。想着想着，笑在脸上。

又走了一阵子，已经望得见高顶子的进口儿了，乔章停来说：“行了，不必再麻烦这位大哥了。”说着掏出赏钱。

带路的接了钱，说了句“谢乔爷赏！”便要原路转回。立金拦住说：“先别走。”然后对乔章说，“你看这天，非下不可。咱到那儿三言两语，还叫他带回去多好。一下雪路就滑。下山哩路儿，我牵不了一头驴一匹马。”

乔章向带路的摆摆手，“这位大哥，别理他，请回。慢走，走好！”

立金没办法，看着带路的走了，撅着嘴，嘟嘟囔囔，跟着乔章继续上山。前面的乔章手舞足蹈，又是随嘴胡唱：

山儿高，崖儿峭，不下雪何如下雪好。漫天鳞甲，遍地琼瑶，树枝儿不住落寒条。走一步呀，滑三遭，主人可把我怎开销？且不说照庭雪滴溜溜的娇，且不说映炉火红扑扑的貌，我只看眼角眉梢，我只盼天荒地老，度一曲暗香疏影人醉了。老天关照，老天关照。猫狗休习，猫狗休习，犒劳你鱼刺骨头管饱。立金，你这坏心肠是狗还是猫！

最后一句把立金惹恼了，顺着他的调儿回嘴：“不知道是狗是猫，反正咱俩一个乔！——谁知道想哩啥，上回来这儿，差点儿结仇，人家会待见你，还想着住几天哩！人家不说留你，下雪又咋着，你能硬往那儿赖！”

这话提醒了乔章，写给孟拂尘的那封信，全是什么呀！当时自己还挺得意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实实在在的登门逼债。说不定啊，老孟见也不见，一句话就打发了。乔章从马上滑下来，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，呆怔怔地不知是进是退。

立金看到乔章的傻样儿，高兴得又咧嘴又蹭脖子：“快走吧，掂着礼来哩，还会打出去！要是真下大了，再咋着也得留几天，不过吃眼角食就是了。咱不怕，赖上饭就不吃亏。”

乔章叹口气，忽然跳起来给了立金一拳头。

孟家待客的礼数不缺，神态却分明冷淡。孟宣陪着吃饭，饭没吃完便下了逐客令：“论之兄还要去往谁家，路途不熟，舍下可以派人带一程。”

“谢谢兄台。还有几家长辈，未曾拜年。我这叫什么？先近后远，远为专程，近为便道。”乔章的话里也公然带刺。

其实人家就是不撵，乔章也没有多留的理由，天欲雪，欲了一天，还是死面孔。转回菩提寺，雪却纷纷扬扬，铺天盖地下个不停。乔章仍叫立金找个人家，留下来照应牲口，自己往菩提寺投宿。

老天爷关照得好，不让当娇客，偏让当香客。

油汪脸的亲热周到，真让乔章感动，管他吃，管他住，还千方百计让他开心。大凡某人升到某个位置，都有其特别之处。德坚的智慧，德坚的性格，都让乔章刮目相看。

德坚觉察出乔章内心的郁闷，知道是上回的事结下了疙瘩，俏丫头没看成，惹来一肚子别拗；大雪封山，拘在寺里又没有事做，百无聊赖。他想出个主意，用斋时，对乔章说：“我这寺里住着个湖南哩蛮子，说哩是湖南官话，能听懂。他说啥，对，行万里路。行到了这一带，不知道是谁，抢哩他只剩身上穿哩，经人指引，投奔到我这菩提寺，进寺就病了。我看是个读书人，收留了他。他往家寄信，不知道为啥，一直没有回音，四个月了，还住着哩。他一笔好写，没事儿给我抄经，也不算白吃饭。咋？请过来，陪你两天！”

乔章望望窗外，下了一天两夜，积雪已达一尺，还在下，不知道要在此耽搁多久，有个可聊的人聊聊，的确可破岑寂。便点点头。

用斋后回到客房，乔章拥被而卧，想着家里挂念的情景，心绪颇为烦乱。刘云轩会不会冒雪跑来，回忆从进山到菩提寺的一段路，有几处让人十分担心。——他妈的，你就忘不了想女人，自取其辱，再连累朋友，你也死了算了！

乔章正在胡思乱想，德坚拨来伺候的沙弥推门进来，还跟着一个人，三十多岁，矮个子，蒜头鼻，大嘴岔，厚嘴唇，拱拱手说：“在下郑彬，字质夫，久闻先生大名，无缘请教。今蒙先生传唤，得晤芝颜，幸何如之。”

乔章慌忙从床上跳下来，抱着拳说：“在下乔章，字论之。原该乔章登门拜谒，一时疏忽，竟劳先生枉顾，失礼得很，敢请海涵！”

郑彬的衣着、面目都很落魄。为寺院抄写经文，又被拉来伺候年轻的贵客，读书人落到这一地步，颇伤尊严。乔章也能想到这些，因而死拉活拽，请郑彬上坐，而且将椅子稍向下拉作陪。

沙弥为两人斟了茶水，摆弄好炭火，悄然退出。

初次见面，实在没有话说。乔章失悔自己没有拒绝德坚的建议，添了个费心找话的麻烦。冷场了一阵子，终于有了恭维对方又能开拓谈资的话头儿：“先君曾说，南人仕进多学人，北人仕进多俗吏，故而供职刑部，特敬南籍同僚，庭训屡屡及此。敢问贵乡就读，举业之外，有何妙道？”

郑彬微微一笑。“尊府长者，言语过谦。若张南皮（张之洞），亦北人也，文章学问、见识资望，特立庙堂，岂非一例。而尊府既掇巍科，复重学问，兄台家学渊源，可以想见。在下一介孤寒，何敢妄言。”

乔章的话的确掉底，你老爹供职京师，特敬南籍官员，自然要打听

南人的教育之法，现在你要请教，不是没话找话吗！乔章的心里扑腾了两下，干脆回了一笑。“以在下看来，竟是先生过谦。既云妄言，必是高论。潇洒出尘，独具只眼，千古倪言正论，忽察其非，时人盛誉美谈，竟推其谬，乐何如之。此诚乔章所愿闻。至如老生常谈，三家村语，乔章避犹不及，何敢更烦先生。盼不吝赐教。”

郑彬哈哈大笑。“既云妄言，必是高论，亦有说乎？”

“不在有没有，只在说不说。不说无说，说即有说。说无说，亦有说也。况乎妄言、高论，相反相成，法相无别，洞若观火。庄子不云乎：成心而有是非。妄言、高论，皆师心之言，本无差别。所谓妄者，所谓高者，验乎世事，辨乎成败。而世事移易，成败相生，妄高毁誉，安得恒常。故妄言，未名高论之高论；高论，未名妄言之妄言。是说也，亦无说也。”

“好！”郑彬大拍巴掌，然后站起身打了一躬，“论之兄，失敬、失敬。老兄眼浅，原以为宦门纨绔、市井小儿，戏弄老兄。谁料竟是豫省大才，中州英杰，多日烦郁，可望一抒。幸甚、幸甚！”

乔章的胡说八道夺了彩，心中十分高兴，站起谦逊了一番，开始推心置腹的自我介绍。

郑彬是湖南衡阳人，原是个廪生，因为妻室新亡，难耐寂寞，不免偷鸡摸狗，结果争窝子打架，以丧德败行开革。用郑彬的话说，有欧阳永叔之玷，纓长信嫪侯之诛。这典用得与不当，反正丢了功名，成了白身。出了这种事情，自然羞于见人，偏是朋友要来慰问，更让人无处躲藏，最好的办法，就是躲出来闲走。谁承想，出来没多久，又让人抢个精光，从此滞留菩提寺，成了今天的模样儿。

到了晚斋钟响，相差八九岁的两个人，成了刎颈之交。

晚斋仍在方丈，郑彬也被邀来共食。乔章见到德坚，深深一揖。

德坚笑道：“不骂人即承高谊，何必多礼。”

乔章说：“质夫兄在此数月，多承大和尚照应。质夫兄不是外人，尊人与先君有旧，请移入客房，所有花费，乔章依例拜纳。”

德坚听了，合掌说：“阿弥陀佛，原来郑爷与乔爷是世交，一向简慢，还请见谅。——乔爷客气，拜纳个啥？我这山门旧了，送来个几千两银子，连功德都有了！”

乔章哈哈一笑：“等我做了大官儿，发了大财，一定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，度僧人一千，置良田万亩，再给大和尚娶三房姨太太。”

德坚不停地打断，“别吹了、别吹了，快用斋饭塞住嘴，再吹房塌了！”

用斋中间，乔章说：“大和尚宝相庄严，佛事繁忙，不宜多陪俗客，有失身份。此后但请高坛讲法，闭关参禅，勿以俗客为意。”

德坚的油汪脸细嚼慢咽，停了好久才说：“咄，自知尘俗困扰，何不皈依佛门！”

乔章闭眼合掌，悠然念道：“吃了不曾吃，喝了不曾喝，无彼亦无我，尘俗是甚么？”

当晚由沙弥相帮，将郑彬的杂物移进方丈院儿的客房，住在乔章隔壁。乔章跑来一起拾掇，实在无可拾掇，除了要抄的经卷，尚未抄完的经卷，便是几支笔，一方砚，几本烂书，还有一卷儿宣纸。

郑彬的确是一手好字，抄经的笔法出自褚遂良《圣教序》，字法稍稍紧结，更宜于小楷。拉开纸卷儿，几张画好的佛像、钟馗卷在中间，有工笔，有写意，各臻其妙。工笔画儿的落款用瘦金体，写意画儿的落款用争座位，所钤白文小印“郑彬沐手”，外圆内方，苍茫而典雅。

乔章边看边赞叹：“好、好，字好、画儿也好！——这方印想必也是兄长刻的，印在哪儿，可否让我瞧瞧。”

郑彬从怀里取出一个纸包儿，剥开纸，是一方寿山石的小印。乔章拿在烛光下细看，丁敬刀法的边款，极其洒脱。款曰：

甲辰孟秋，游抵伊川，厄于剪径，仅以身脱，德坚上人挽留菩提寺。某日，经行蔓草间，偶得此石，磨钉刻之，自谓不恶，乡人或求造像，适以济乏。后阅月，得修足刀一，补为此款。质夫

乔章看后不觉笑了出来：“拾得此石，磨钉刻之，修脚刀作款，恰与河南民谣相近。拾哩麦，借哩磨，大风趲来哩柴火垛。——都是不花钱来的！”

郑彬叹了口气道：“来到人世三十余年，身无分文，举目无亲，还是头一遭。幸遇德坚方丈，得以栖身；幸有薄技，得以纾困。这御寒的冬衣，即这些佛像、钟馗——这里叫判子。而生平悉心所学，怕是终无所用。”

乔章心头有些惨然，随手将几本烂书拉过来，一本本撘过，连书名都没看。最后一本夹着不少纸条儿，这才注意到书名——《校邠庐抗议》。乔章掀开书，取出头一张纸条儿，上面写着：

此书光绪二年锓版，与余同龄。旧尝读之，奉为金科玉律，盖未细按而深思也。今者，开卷数行，良难寓目。其稽古以论今，既昧古之制宜，复昧今之变通，至于《免回避议》，尤为悖谬。

人情莫不图私。私私相制，譬如市井之交易，卖者高其值而买者抑其价，乃得中平。西人之治，亦本乎人情之私，以私相制也。

官员回避本省，实亦流土相制之策。官员图私，必腹本土，本土援律可以制官。本土图私，将以侵官，官必援律以制本土。使官出本土，族戚也，乡党也，结党营私，羽翼众多，则官私也，亦党私也，纵有首告，殊难明察。

冯某云：“不知营私固易，举发亦倍易；阿比固多，责备亦倍多。”呜呼，一肢多于周身，冯某精于算耶！

“好！”乔章顿足赞叹，“一肢多于周身，冯某精于算耶！简直是逼狗于隅，一棒打杀，痛快！”

“痛快归痛快，闭门当皇帝而已。方今争言新政，异于旧者即谓新，杂取西人，生搬硬套，不索其本，但学其皮。庚子以前，视西学为洪水猛兽；庚子以后，言西学即通人高才。吾恐百年之后，中华数千年之经营独得，荡不复存。而西学之精要，亦徒有名而无实，祸乱国家、涂炭生灵而已。”

乔章愣了，郑彬描绘的前景令人不寒而栗。果真会走到那一步吗？将近三年，自己庐墓守制，穷乡僻壤，消息闭塞，偶有所闻，亦以旧日见闻推测，不甚在意。难道世事之变，果如斯言。

郑彬注视着乔章的脸，等了一会儿，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，道：“论之的意思，必以为我危言耸听。诚然，月晕而风，础润而雨，可以见于明日；见披发于伊川，知其百年而为戎矣，你我俱不能百年。君日后或坐监、或学堂、或游域外，目之所触，耳之所闻，当谓吾言不虚。苏世独立之思，或有可取；趋时从俗之行，诚乡愿耳！”

乔章笑了：“兄长过于激烈，然而所言甚是，章闻命矣！——叨扰一日，兄长也累了，可早安歇。书我带走，拜读高论，明日再聆听教诲。”

“明日再磨牙斗嘴！”郑彬说着，把乔章送出房门。

午前雪就停了，十二的月光挤出云隙，一堆堆云朵仿佛污秽的棉絮。乔章望着天空，长长叹了口气。

“想家了？”郑彬在他身后说，“雪停莫起上元叹，犹及良宵可到

家。”说罢自己也长叹一声。

乔章回过头来，朦胧的月辉画出郑彬凄楚的面容。乔章的脚在地上踢了几下，随口吟道：

一番磨砺是天休，好借春风自在游。先父宦囊犹未尽，能分些许买归舟。

吟罢看看郑彬，忽然觉得有自炫施惠之嫌，改口说：“外面太冷，兄长棉衣单薄，还是请回。无论如何，还有两日之聚，不必过分客气。”

回到自己房里，乔章脱衣躺下，就着烛光翻阅带回的书。

《校邠庐抗议》的作者冯桂芬是个做官的，对官员、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利益最为关心，朝廷制度给官员造成的种种不便，可谓切肤之痛。《许自陈议》和《省则例议》两篇，诚如郑彬所评：

许自陈，乃为游宦张目；省则例，亦例例游宦不便。强词夺理，令人齿冷。天下之大，生民之苦，总非官员切肤之痛。不便于己，言之凿凿，不便于民，付之阙如。

然而最让人莫名其妙的，却是《抗议》中的某些立论依据。

《复乡职议》，说什么“至都图则有地保、地总司民事，其流品在平民之下”。然而《清会典·户部》明白写着：“十家有牌，牌有牌头；十牌为甲，甲有甲长；十甲为保，保有保正。牌头、甲长、保正，皆令十民公举诚实、识字、有身家者充之，限年更代。”如何说流品在平民之下？

《易吏胥议》引《周礼》，古不以吏为贱役；引钟况，明亦有吏员累官卿贰者。似乎国朝作吏，茫无进身之阶。然而《清会典·吏部》也有规定：“凡经制之吏，五年役满则考职。”京吏不得超过十之七，外吏不得超过十之五，一等为从九品，二等为未入流，咨部给照，遂注册入于铨选。何尝没有前途！

《一权量议》说：“今度则有工部尺、匠尺之别”，“各省更有市尺”。清初法定之尺有二，一为横累百黍之尺，叫律尺，用以定音律；一为纵累百黍之尺，叫工部营造尺。工部尺与匠尺并列，而与各省市尺相区别，是知工部尺与匠尺均为京城使用之尺。匠尺，顾名思义，即工匠所用之尺。清初统一度量衡，当然是应该和必须的。但工匠师徒授受之尺码口诀，均为曾用之旧尺，换算也十分不易，不便，故仍依其旧。再如布匹交易，扯得紧与不紧，实际长度大不相同，故民间普遍有加尺风气。这也是官吏未曾严加取缔的原因。舍难图易，如水之就下，干禄

字不能规范民间俗字之产生，其理一也。

议论国家制度，却于国家制度颇为隔膜，难免胡言乱语、隔靴搔痒。

冯桂芬是位探花，据说入值南书房时，因读《汉书》不熟，两次被咸丰帝逐回原籍读书。看来此人是个马虎蛋，大发议论，却未曾深究。

乔章看累了，也想累了，打了个哈欠，抛卷熄灯，裹紧棉被。也许是用脑过度，眼闭着，脑子却不肯停下来，恍恍惚惚，忆起让孙布筹打烂头的那次，似乎又和等死相对胡扯：

做事不可太认真，尤其经史的考据，谄得自圆其说就行了。至于策论文章，一定要有真知灼见，谈何容易！反正你身非宰辅，不负责任，应以新奇为第一要务。第一，万不可多读书，书读多了，处处受制，这不对，那不行，如何随意编造，骇世惊俗。第二，万不可要脸，高自位置，信口胡吹。世上的混蛋多，卖假药、跳大神儿还能混饭吃，总会有人相信。第三，来到人世要挑时候儿，千万别碰上咸丰那样儿的皇帝，懵不过去，就要完蛋。

这通话说得好痛快，他妈的！

乔章从梦中惊醒，窗户咚咚作响，立金咋呼着：“乔章、乔章，再不答应，我就砸门了！”

“你疯了，这是干吗呀！”

“哎唷！”立金在外面长出一口气，“睡到这时候，再敲门敲不醒，我还以为你咋了哩，把人都吓死了！”

“你等着，多等一会，让我穿上衣服。”乔章穿着衣服又问，“这么大的雪。你上来滑不滑？”

“人家都跟你样？雪一停就铲，你也出来看看，路儿早就铲出来了。”

乔章暗地笑自己，问这样的蠢话，但仍要强词夺理，“我是问回去滑不滑？”

“腿肚子深埋雪，你倒想滑，还滑不成哩！要不我会来找你，赶紧回去吧！”

“你不怕路上掉到沟里面儿？”乔章已经打开房门，“有几个地方儿会要你的命！”

立金挤进来房门，抄着手、夹着膀子说：“我找了两个人带路，保

管能把咱送过去，讲好一百个制钱，你出不出？”

“我还想晚两天回去，十五当天到家。”

“你还想着跟来样，一天就到了？在雪窝里扭，扭一天，连夹河都扭不到，得住到宜阳。”

立金说的没错儿，最晚也得明天走。乔章说：“你别再吵吵，明天一大早儿走，我定下了。我先问你，山下有没有个干净点儿的地方儿，能不能弄到些酒肉，我想带个朋友在那儿高兴一天。”

立金说：“山下好多人家能借宿。我住哩这家儿，老汉儿带俩闺女，收拾哩干净，菜也做哩有滋有味儿。”

“俊不俊？你没想要一个？”

立金吭吭了两声，像笑又不像笑，一副哭相儿：“谁会嫁给我？还俊不俊，不俊哩也不敢想。”

“我去瞧瞧，要是不错，你也想要，包在我身上。不过眼前的几件事给我办好，一，干净地方儿。二，好酒好肉。三，找四个人护驾，明天送我到平地。四，我一个时辰后就到了山下，你抽不开身，要找个人接我。”

立金走了，沙弥送来盥洗的热水，笼上炭火。乔章洗漱完毕，掏出怀表扫了一眼，已是卯时将尽，便来到郑彬房里。郑彬也是立金咣咣醒的，这时已经在抄经。

乔章看着郑彬写了几行，运笔如飞，点画工稳劲健，姿态横出，不觉赞叹说：“赵孟頫日书万字，兄长这管笔，断不会输与他。”

郑彬停住手道：“写字不过手熟，七八等的学问，不值一提。”

“这几个月抄经带骂人，吃斋可兼吃肉？”

“这里的浮沙羹、宽片粉、添杂糝；酸黄齏、烂豆腐、真调淡。也想把五千人做一顿馒头馅，空盼！”

乔章哈哈大笑：“减字‘叨叨令’，空盼二字绝妙！”

“说也怪，在寺里这几个月，《西厢记》惠明的几句唱，总在脑子里转。”

“也不怪，缺什么想什么。缺酒肉想酒肉，缺女人想女人，缺权势想权势，释迦牟尼什么都有了，才会想什么都没有。什么叫看破红尘？吃酒肉吃伤了，玩儿女人玩儿腻了，害人太多害怕了，立地成佛了。”

郑彬听了，忍俊不住，往乔章屁股上打了一巴掌：“我还没见过你这样嘴上不积德的，呵佛骂祖，俯拾皆是。”

“嘿，嘴上不积德，办事积德就成。咱这就下山，到了下面的人家，一有酒肉为你解馋，二有女人让你品鲜，霎时间了却多日怨，堕红尘端的胜参禅。”

郑彬也斜着眼看了乔章一阵子，跳起来说：“走了、走了，成全你积德！”

乔章声称回家，辞别了德坚；郑彬声称送一程，跟着出了菩提寺。

天又阴了下来，阴霾的天空与雪景搭配，似乎更有味道。郑彬十分开心，习惯性地右手勾起后袍襟儿，昂首挺胸，眼睛上下左右盘旋，一磴磴步下石级。

“寻诗觅句呀？小心脚下的路，雪是铲了，没铲干净的冻了，别来个滑滑梯！”乔章提醒他。

郑彬根本没听见，直着脖子，平声轻，仄声重，大声吟咏，调子比河南稍微复杂：

阳气未和阴气张，一漫缟素入洪荒。大千蒙昧天空寂，无觅山川旧典章。

唱罢好像挺得意，脚下一滑，跌坐在石阶上，幸亏石阶宽，没滑下去，却实实在在跌疼了屁股，呲牙咧嘴地呻吟。

乔章拍手大笑，笑着诮了几句：

跌疼屁股又何妨，不悖中华旧典章。却幸留头不留发，全凭辫子腕安康。

郑彬让乔章气笑了：“你这个乔章、乔才，幸灾乐祸，借机嘲讽，最最不是东西！——还不拉我起来。”

乔章搀扶起郑彬说：“真的，我可不是瞎说。您这条辫子，正好垫着，没让左屁股蛋儿跌在石棱子上。要不，您就不单腕疼了，还得宋襄公战于泓呢！”

“不通！”郑彬抓住了乔章的毛病，“宋襄公那是伤股，股者，胫本也，是大腿，不是屁股。”

乔章的确说错了，脸上热辣辣的，一转念，振振有词地说：“那是您没买过猪后腿儿，一只猪后腿儿带半个猪屁股。屁股屁股，贴屁眼儿之股也。——通不通姑且不论，我说的是不是实话。没这条辫子，您不瘸才怪呢。大清的剃头留辫子，废我典章，畀我实利，该不该废？”

这种强词夺理、死不要脸的话，让郑彬一时无言以对。乔章大为高兴，又想着如何驳倒自己，一走神儿，和郑彬一样，屁股跌向石阶。不

过乔章幸运，有郑彬在旁扯住，跌得不重。

“好好儿走路吧！到了山下，喝着酒，吃着肉，咱们再大战一场。”

两人下到石阶尽处，有个十三四的女孩儿迎上来说：“是不是乔爷？”

“是我。”乔章答应着，打量着那个女孩儿。女孩儿体格壮实，浓眉大眼，颇有几分灵秀。乔章想，如果乃姊大体如此，可为立金之佳配。

“家里都好了，乔爷来吧！”女孩儿说着，转身在前面带路。

女孩儿上身儿穿着浅兰色土布长衣，红绦缘边儿，下面儿深兰裤子，绿扎腿带儿，一双拧来拧去的小脚儿，穿一双旧棉鞋，周遭涂过桐油。

乔章对郑彬说：“这小脚儿也是旧典章。光绪二十七年，从张之洞请，劝谕女子勿再缠足，兄长是否不以为然？”

郑彬哼了一声道：“自古及今，朝廷律法，可有天足之禁？女人爱美，不惜自戕，束胸、细腰、穿耳，缠足不过其中之一。你知道的比我多，外国女人一样束胸、细腰、穿耳，虽不缠足，半尺高的鞋跟儿，与缠足并无二致——终日企立，一身之重，都在脚尖一寸。此盖起于民间，自生自灭，与中华典章何干！——还有这辫子，异族入主，借此压我输诚，然而尊我先圣，崇我礼法，一切皆依旧典，何曾用夷变夏，皆变于夷！”

“变于夷有什么不好，只要强我国家，利我生民，就应该变。子曰：‘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。’从善如流，才是不背圣人之教。”

郑彬一拍肚子道：“从善如流，实实在在才有用。拾人唾余，邯郸学步，鹬鹬屁股上插鸡毛，还是变不成凤凰！”

“那不一定。鱼跃龙门，化为飞龙；鹬鹬屁股插鸡毛，变成凤凰。有变心，才会有变胆，有变胆，才会出变格。”乔章故态复萌，下面的话又成了胡唱：

变变变，锦簇花团，似佳人丢媚眼，招惹俺春情乱。却无奈伊人彼岸，弱水三千，未来事怎分辨。若不曾拼着命断，怎得她柳眉杏脸。你休要心意懒，俺同样声声叹，怕只怕上天入地寻来的天龙卵，原来是个王八蛋！

最后一句让郑彬笑弯了腰：“你这小子，有这种本事！”

“快点儿吧，看恁磨蹭哩！”立金迎了出来。